

科幻,大湾区文学的新增长点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10

月18日至22日,世界科幻大会首次走进中国,在成都举行。本次“雨果奖”名单中,由中国人获得的奖项之多为历届之最,其中广东科幻力量备受瞩目——深圳90后科幻作家海崖的《时空画师》获评雨果奖中的“最佳短中篇小说”,广州科幻作家“分形橙子”的《笛卡尔之妖》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“最佳中篇小说奖”。

近些年来,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,粤港澳大湾区科幻土壤逐渐成熟,科幻文学创作也驶入快车道。不仅优秀科幻作品迭出,科幻文学创作队伍也不断壮大。除了此次获奖的海崖、分形橙子,还有王威廉、陈崇正、陈楸帆、王诺诺、谭钢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投身科幻文学创作。

广东乃至中国科幻文学发展主要得益于什么?湾区为科幻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优势?当前科幻文学创作还面临哪些挑战?为此,羊城晚报记者采访雨果奖得主海崖和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江玉琴,探寻湾区文学的梦想与未来。



粤派评论

第15期

羊城晚报:这次获奖,给您的生活、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?
海崖:我原本觉得不会有什
么波澜,因为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工作、生活状态都挺满意的,不觉得获奖会带来很大的改变。但是现在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剧烈,现阶段的工作受影响比较大,短期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。一方面要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,另一方面自己的各种信息在网上到处传播。确实只有

羊城晚报:这几年,中国作家在科幻文学方面屡获大奖。很多人将其视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崛起,对此,您是如何看的?

海崖:我觉得中国科幻文学近年来确实有很大的发展,但是这跟得不得奖没有必然的关系。并不是得奖了就是崛起了,那接下来几年不得奖,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科幻文学创作又没落了?

而且大刘的《三体》本来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,得奖只是



海崖:不会辞职,也不急于把流量变现

壹

我和刘慈欣无法相互替代

当你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,才知道这个风暴到底有多大。我不知道这个热度会持续多久,对此我也没有太大的期望。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也只能说学会适应和接受。

羊城晚报:是不是一直处于一种不真实的感觉?

海崖:是的。

羊城晚报:会考虑辞职做一个全职作家吗?

海崖:暂时不会考虑。因

为我不觉得自己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我也反复强调,当前科幻小说的成功只是刘慈欣的成功,并不是普遍科幻创作的成功。

所以即使我拿了雨果奖,跟大刘也是完全不同的。一是类型不同,他拿的是长篇小说奖,我是短中篇;再一个我的创作水平跟大刘相比,差距很大。所以对于我是“下一个大刘”的这种

说法,其实挺反感的,因为差距放在那里。

这次获奖,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机缘巧合。跟大刘作品中思考的广度和深度,包括想象力、科幻元素的那种轰炸,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,他的成功也无法复制。

但是我也不会因此否定我的作品,我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,即使大刘比我优秀很多,但是他也无法替代我。

贰

后来者需要做更多事

锦上添花,并不是说雨果奖成就了《三体》,两者互相成就,甚至我认为《三体》成就这个奖项的分量更多一点。

我们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作品、更广大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。哪怕写出的很多作品不拿奖,但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、读者的认可,那也是成功的表现。

羊城晚报:那在您看来,科幻文学在近几年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?

海崖:第一个就是科学的发展,这对科幻的促进作用确实很大。科技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改变,也促进了我们对未来的畅想。再一个就是随着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,科幻作品的受众越来越多。

科幻影视也有一定促进作用。但是科幻影视的火爆其实主要是指根据大刘作品改编的《流浪地球》,这部影视作品的火爆为科幻写作者扩展了生存空间。但

是我们早晚要学会走出摇篮,靠自己的努力去发展。而且一两部电影的成功,并不意味科幻的时代真的就好起来了,也需要我们后面的人做更多的事。

羊城晚报:您的作品有考虑过影视改编吗?

海崖:如果可以改编为影视作品,我当然乐见其成。但是这个本身不是我擅长和专业的东西,我就不强求了,没有也不会构成任何问题。



10月21日,雨果奖颁奖典礼在成都举办



1. 异质性:科幻文学最本质的特征

羊城晚报:一篇作品必须具备哪些元素才能被视为科幻作品?

江玉琴:如果站在纵向的科幻文学史上来看,科幻并不唯科学推想论。在当前世界科幻发展语境中,科幻也越来越多与幻想小说、推想小说融合在一起。这也呈现了科幻发展进程中的包容性、多元性。在我看来,科幻文学最本质的特征是异质性:异质世界、异质时空、异质体验。这种异质性可以是与现实关联,但又不同于现实。

羊城晚报:很多人都强调科幻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发展,在您看来,科幻文学和科学、科技的关系是什么?

江玉琴:“科幻文学”这

个词语(术语)诞生于美国雨果斯巴克创办《惊异故事》杂志给出的定义,世界科幻协会为了表达对他的尊崇和纪念特设雨果奖。但科幻文学并不唯科学是论,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,科学推想成为其中的一个维度,科幻界也出现了硬科幻与软科幻的说法。

总体而言,无论聚焦在哪个层面,所有科幻都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中认识世界。科学代表着对世界的认识,不断拓展的科学领域意味着人类不断走出已知世界,探索未知世界,科学延伸的触角为科幻创作带来无限启发,它让科幻想象落到实处,预想、预判甚至警示具象的技术革新及其带来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影响。

羊城晚报: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现状如何?其中广东科幻情况如何?

江玉琴:现在的中国科幻文学可以说正处于黄金时代和新浪潮时代交织阶段。黄金时代是指这个时代技术蓬勃发展,人们对技术持乐观精神并对未来充满信心,这有点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;“新浪潮”是宋明炜老师对这一时期中国科幻的命名,因为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幻呈现了丰富社会、心理文化内涵。

羊城晚报:与世界科幻文学相比,当前的中国科幻文学有哪些特点和不足?

江玉琴:世界科幻文学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,以美国科幻作为样本,它经历了黄金时代、新浪潮时代、赛博朋克时代的变迁,总体上也是从注重技术推想到涵盖了深刻的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演化过程。因此,今天的科幻文学并不仅仅关注技术问题,还融合了社会文化思考。

2. 广东有丰富肥沃的科幻创作土壤

有丰富肥沃的科幻创作土壤与南方文化积淀,从而培育出众多新锐科幻作家。

羊城晚报:是否可以将科幻文学视为广东文学、大湾区文学新的增长点?

江玉琴:科幻文学当然是广东、大湾区文学新的增长点,只是这种表述似乎有点经济学的意味。文学政策、出版渠道、推广平台这些在大湾区都有优势,但科幻文学在当前的广东、在中国,还是一个相对边缘、

相对新颖的创作领域,需要更多时间,更多创作者、研究者加入,推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繁荣。

羊城晚报:科幻文学的发展,将给大湾区文学、广东文学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?

江玉琴:科幻文学可以进一步发挥大湾区文学优势,夯实地域文学特色。而且,科幻文学是最容易进入世界市场的文学类型,它的发展将有助于推动大湾区文学、广东文学走向世界。

江玉琴:广东科幻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

方面比较具有现实观照意味,无论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变化,还是时空穿越的历史审视,或者神话与技术的融合再生,都表达了中国科幻是站在过去—现在—未来的立场上认识世界,是在不断回溯过往并展望未来的线上审视现实,这让中国科幻带有相对沉重的使命感,这当然凸显了深厚的历史感,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缺乏想象力表现上的轻盈、放纵与无羁感。

中国科幻文学在创作题材

师》的一大特征是“科幻+历史”,中国传统是否能借助科幻的翅膀得以创新发展和转化?

江玉琴:传统文化当然是科幻创作非常好的资源。但要看作家怎样思考与把握传统文化,想要传达怎样的世界观。中国科幻界也在思考如何将中国的神话、仙话以及其他传统观念整合在科幻创作中。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程。希望中国的科幻作家在这方面能有自己的创新性写作。